

皇甫持正文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
縮印宋刊本

皇甫持正文集目錄

皇甫持正文集目錄

第一卷

雜著

東園賦

醉賦

公是

出世

壽顏子辯

第二卷

論序

夷惠清和論

東晉元魏正閏論

送丘儒序

送孫生序

顧況詩集序

第三卷

制策

制策一道

第四卷

書

上李大夫書

答李生第一書

與李生第三書

論進奉書

答李生第二書

答劉乾符書

第五卷

記

朝陽樓記

松江縣南亭記

廬陵縣令廳壁記

吉州刺史廳壁記

荆南節度判官廳壁記

第六卷

碑銘

韓文公神道碑

韓文公墓銘

廬陵香城寺碑

護國寺威師碣

祭柳子厚文

恨石銘

讓風

皇甫持正文集目錄終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一

雜著

東遠賦

傷獨孤賦

醉賦

明分

公是

諭素

出世

春心

壽顏子辭

悲汝南子秦

東遠賦

歸去來兮辭
息我以勸遊日月出入如忽然兮何東西
南北之悠悠遽躡蹻以繫束幾途梁而執周旅巴鄧兮
結軼車峭幽兮相輶轡子魄於波瀾禿子迹於陵丘來
默默兮無定性區區兮曷求朝吾既去夫帝鄉越嵩華
而並河經淮水兮凌大江抵揚州之寄家豆年歲以不
居謂頃更息足於蓬壺曾不得暖床之席扁舟渺兮前
程賒時浩汗兮月遠遙陟火嶺之義我既脫身於水險
聊賦弄兮雲波彼夷越之都府於滄瀛之曲阿將窮耳
目兮又汴東南渺千里兮煙霞閭閻會衝諸海親日飛
蟲伏蠶蠟肉消膏薄蒸秋閉浸淫歐鬱城薄兮雲生
山逼炎兮火出爰止逾月館城之東垣境肩及庭無脛

容星下羅屋戶內冷風淖泥於凝砭毒陰攻地淹於澤
水貴於主瘳渴者脂肩超庭者踵足眠餐夕兮反覆坐
終日兮拳局念假宿之若狂嗟爾居人兮誰實于毒黨
言出遊期於少蘇為夷犬戎咽水蒸衡狀兒群分頭角
萬殊渠股反舌虫聲鬼軀面綠眼青瞳眊遠紆見人驚
異直愕不起忽如呵闢側言其喜腥臊濁澤吹鄺襲里
躬顛僕眩屹然變止入室何處出門何從冠帶不集言
詞不通葦果卒歲輕葛禦冬朝避天火夕逃海風如何
君子棲遲斯邦喟舒息兮無所毋辭咽兮誰與安讀書
之下幃兮樂儒行之環堵苟吾道之無棄又何陋於斯
士顧言行之有常雖蠶吏兮可處燕市屠狗趙人博徒
絕聖弄智志貧化復望見相識聞聲來趨時與追隨聊
寬頃更雲暮蓋兮雨紛紛夜月明而不見人情春燧於
江介夢綢繆於渭濱公孫遊兮蓮勺屋父聘兮蔡陳一
田身於王者一固窮兮聖人思九州之博大胡自陷於
斯民蓋歸來兮無苦自恨

傷獨孤賦

傷獨孤者傷君子也蓋傷君子有道而無命也河南獨
孤申步勝冠舉進士博學宏辭登科典校秘書不幸短
命無後其人君子也天厚之才而晉之年又亡其家傷
哉余獲知於君也久而切磨漸之益焉不幸淪喪所知
追想其人作賦傷之也
惜逝者之日遠兮心隱悶而內傷顧來者之不可與期
兮云誰嗣子之莽芳思夫君之好脩兮企千載之相望

紆文章於六經兮儒林爲之有光何事業之始酣而志力之方剛宜盛德之日新俾茲大而熾昌飛霜肅其草零兮意慘慘而不長俄消鑠以委絕兮還四氣之無常謂明神正直兮始吾以信然天賞善而聽卑兮吾乃今知其過之必夷夷而長久兮蹇煩冤而歷茲思美人兮下泉雖爲芳蘭兮誰與佩之追往日之詞權兮曾宿息而不離我不見其幾何兮於七日而及斯涕浪浪以相接兮痛湛湛而不移謂陽光而旦燦兮遽蕙爾其焉之忽左右之欲歎兮若感傷兮虛懷懷王音之清冷兮以屬耳而依依嗟香想之若存兮竟天地而長辭願一撫而無孤兮更出涕而淋浪聞古人所孜孜兮貴身沒而名存願再不登下壽兮門百里而愈尊齊梁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兮人不得而稱之嗚呼自古而固然兮子何歎乎今人

醉賦

昔劉伶作酒德頌以折縉紳更士子嘗爲沈酒所惱因作醉賦寄任山尹君君嗜此物亦以警之爾

沈湎於酒有晉之七賢心遊於夢境墮於煙六府漫漫四支綿綿遙隨真淳陶和渾鮮遺天地之闊大失膏火之燒煎寂寂遯歸根復朴居若死灰行猶飄飄車塵墜兮無傷首領濡兮不覺機發而動魂交而俱合文子之淳味反騷人之獨醒曾不知其耳目尚何懼於雷霆寓四體之合真歸一元而大寧趨樂既散竹桂滋已百應森復七情紛始風飄火襲矜夸跼踖嗟海鳥之聚還

顧息肩兮未幾蘇門子聞而笑之曰言於道其猶醺雞狀彼至仁者兮之於天地根性命於虛無拂披聚散脫遺寰區形猶大象心真太初故大道不失而至道可居也今乃假荒惑之物沈耳目之機其解頤更憂恙繫滋中心不可捐外患生于時爲疹爲毒爲狂爲醜負責人道陰陽度遠東平巫醫毆乎有司辱身瘕名瘕肺痿支狼狽顛蹶爲人大咄不得盡年玉色先衰曾不知都無醉時使人困苦兮如茲

明分

天下之是非繫於人不懸於迹一於分不定於所爲孰謂人君子小人是也孰謂分君子小人之別是也彼誠君子矣爲之無不是彼誠小人矣動而之非故君子指人之過爲嫉惡譽人之善爲樂賢言已之光美擬於堯禹參於天地爲昌言順則爲周公變則爲伊尹其心定矣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於君子而已所謂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小人者不然其過人爲毀譽其譽人爲比周言已之光美矜夸變則爲賊順則爲爲其心定矣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於小人而已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余故曰天下是非繫於人不懸於迹一於分不定於所爲橫天地絕古今人之所由者二而已

公是

是次揚州其地向大江而負山往時城郭峯於形勢以一州南其東向府縣室閭涂井凡居處舉即其向徂

於常不知向非也州有浮圖初其爲表景以端之地以縣之於一祠猶約南北其正而居之中人爲偏焉子常途往車者疑視自淮而南咸以不正白之於衆不知其甚正也祠之人斷事者將墮其志反其面爲余知其始爲止之曰反白以爲黑倒上以爲下謂此疑也夫不惟倒之而又毀而罔之甚矣周之道衰嘉瑞不至凡有於山澤者皆鳴皋麋鹿也彼麟獨生之故不祥必遭仲尼然後知其麟也昔周之季也正者不作凡在天下者皆曲私幽險也彼少正卯生之故反爲聞人必遭仲尼然後知少正卯罪也向微仲尼則麟惟而少正卯聞人乎今無異詞矣今是州與祠其顛倒有似焉則知真者寡而枉者多奪實宜矣以枉者定之直者枉之亦宜矣必有過而後公是焉噫無其過交衆矣余不一知也不杲

諭集

逍遙遊曰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必聚糧此言務速則積彌厚成安君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推蘇後覺師不宿飽此言持不實則危一則寓論一則武經相發明其義符也故彊於內者外必勝殖不固者發不堅功不十倍不可以果志力不兼兩不可以角敵號孫貫誦徹札飲羽必非一歲之挾拾仰馬出魚理心順氣必非容易之搏拊淺關庸種無嘉苗類絢踈織無良帛夫欲利其獲不若優其爲獲之方若欲顯其能不若營其爲顯之道求諸人不若求諸已馳其華不若馳其實彼則趙趙於卿士之門我則婆娑于聖賢之域彼則巾車於

名利之肆我則冠屨於文史之園道寢而後進業成而後索以其勞於彼易若勤於此以其背於路易若齋於家求集者聲門而銜買致賤者深匱而俟價求聘者自容於靚粧取賄者嫌扁於密影鮪可薦也不慮綸咎之不逢橋可貢也不慮包匭之不入務出人之名安得不厲出人之器戰橫行之陳安得不振橫行之略書不千軸不可以語化文不百代不可以知變辨無常軌言無常宗物無常用景無常取在譚其理數其微賦物而窮其致詠詠者極情性之本載述者遵良直之旨觸類而長不失其要此大略也夫比文之流其來尚矣自六經子史至于近代之作無不備詳當朝之作則燕公悉以評之自燕公已降試爲子論之燕公之文如榘木枝幹締構大厦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以變陰陽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群后許公之文如應鍾鼗鼓笙簧鐃磬崇牙樹羽考以宮縣可以奉神明享宗廟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立甲延亘平野如雲如風有驅有虎闐然鼓之吁可畏也賈常侍之文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立於廊廟非法不言可以望爲羽儀資以道義李貢外之文則如金轡玉輦雕龍綵鳳外雖丹青可掬內亦幹骨不飢獨孤尚書之文如危峯絕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傾倒豁擊然而略無和暢雅德者避之楊雄州之文如長橋新構鐵騎夜渡雄震厲動心駭耳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慎權文公之文如朱門大第而氣勢宏敞廊廡廣廡戶牖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規勝概令人疎觀韓吏部之文

如長江大注千里一道衝激浪汗流不滯然而施於
漚既或乘於用李襄陽之文如燕市夜鴻華亭曉鶴嘹
唳亦足驚聽然而才力倍鮮賢於高遠故友沈諮議之
文則筆擊鷹揚滅沒空碧崇蘭繁榮曜芳揚難雖迂舉
秀擢而能沛文絕景其它握珠璣奮組綳者不可一二
而紀矣若數公者或傳符於立宰或受命於神功或鳳
蕭詞林或虎踞文苑或抗轡有孟懷扶班揚皆一時之
豪彥筆硯之麟鳳今皆游詠其波瀾懷息其林數銓其
一揖之舊也而驟以幹業之言動子之志誠未當也遂
絕意隨計解裝退修循力行待取之儒規達先難後獲
之通理將為勇退真勇進也斯可尚矣子既信余之不
欺余亦貴子之不忽因源流導葉而列論焉

出世

生當為大丈夫斷羈羅出泥塗四散號咷傲擾無隅理
之深淵飄然上浮騎龍披青雲汎覽遊八區經泰山絕
大海一長吁西摩月鏡東弄日珠上括天之門直指帝
所居群仙來迎塞天衢鳳凰鸞鳥築金輿音聲嘈嘈滿
太虛旨飲食芳照庖厨食之不飲飲不盡使人不陋復
不愚且旦仰玉皇夜夜御天妹當御者幾人百千為翻
宛宛舒舒忽不自知支消體化膏露明湛湛無色茵席
濡俄而散漫斐然虛無翕然復搏搏久而蘇精神如太
陽霍然照清都四支為琅玕五臟為瑤瑤頰如芙蓉頂
為醍醐與天地相終始浩漫為娛下顧人間圓黃蜺姐

春心

悵不樂兮何鄉江之上兮山之陽日遲遲兮正春草茸
茸芳既長見美人兮未可以求襄愁于芳此時山郊惆
兮遙望歸千里兮蒲芳菲山紫鬱以四周溪潺湲兮數
支花思林兮苔媚石水光搖蕩兮煙染衣鳥嚶嚶兮聲
急曷孤遊兮不歸顧馳逐而紛煩非余心之所希欲淹
留以愉行非余心之所境直目兮思驚傷心兮感滋折
桃李兮有贈意不遂兮天之涯愛韶妍之悅憚懼日夕
之差也春兮春兮曷來之遲而去速使余急急以傷悲

壽頌子辯

土與水火風為千品萬殊大凡大虛之中形而有者皆
主於上揮而動者皆主於風液而通者皆主於水躍而
養者皆主於火天地之與稊米醴難之於應龍雖殊大
小必質四者其四者之性然後為一物動焉四不動焉
四四者能質不能知若角若鱗若飛若舉為其屬不合
于是為知若艸若木若金若石為其屬不合最為靈者
人人之知為心心之知為神人之生者質于世土風水
火而心主焉其于死也氣旋于虛而反于土風水火之
性各旋其所質之化也謂知交從而亡豈不思其矣跡
所以知者虛而靈虛而靈其不可無為也如其質也游
冥而化遷者也夫心猶水也水清則挽而濁者不存存
則不清心猶鏡也鏡明則塵埃不止止則不明聖與愚
受于初一也聖人瑩其心而窒其誘是以能照天下之
理故其心清而定愚者負其心而薄於外是以閉天下
之理故其心塵而結清而定者離其質也於瓏兮太虛

之中動而合則爲文王仲丘順而安則必始終天地塵
而結者雖其質也任懷兮太虛之中轉而合于有則爲
禽爲獸其於人也爲愚爲凡於草木者無所不爲矣雖
言少安得于理惟是言則彭祖天顏子爲壽跡爲殺比
干爲終

悲汝南子桑

汝南周子桑治詩通春秋非仁義不動年二十三貞元
十九年如京師將舉五經秋及吹見無詔東還冬及宋
閏月丁亥而死夫大寒大雪火不星前續不銖身寒之
聲與將死之聲然其具書存乎側其所行存其側友
人安定皇甫湜書至見之而哀之爲文悲之潭池無端
誰開關之善惡未形誰分白之善其福之惡其禍之謂
善之福夷死何餓謂惡之禍既死何肥何關閑之死金
玉其墓何黔蚩之死手足不覆孰主張其事而顛倒其
數天且高地且遼鬼神之形幽敢問何誣哉招曰來吾
語汝天有正理地有正理情者常不足養者常有餘有
餘常豐不足常枯子乃惑之一何愚人事著矣指物以
復子何聖者千年而愚者其麻風風不下而雞滿家家
何草木不芝盡野而莎何蟲不龍盡水而蝦非精者理
少而瘠者理多蘭素何先施者何難王何爲而脆石何
故而頑衣冠何覺戎狄何蕃何辨而怯何鶴而軒披父
邪母邪天兮人兮已焉哉謂之何哉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一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二

論序

夷惠清和論

編年紀傳論

東晉元魏正閏論

孟荀言性論

送丘儒序

送簡師序

送孫生序

送王膠序

顧況詩集序

夷惠清和論

伯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非其君不事非其人不使乃
至餓死而不顧是以孟子謂之清柳下惠辱其身降其
志不羞汚君不辭小官乃至三黜而不去是以孟子謂
之和若校之聖人之道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是天
下之是非天下之非出擊拘之域不敢滯於物通塞若
水變化若龍動之謂聖靜之謂道非可以一善目非可
以一行稱安肯立惡人之朝黜而不羞耻武王之粟餓
而至死故曰彼之所行皆一方之士也若即而評處在
於清和至有短長請列而辯之彼伯夷者揭標表不滅
蹈目子之所難行信道之篤執之如山賊惡之心惡之
如鬼清風所激有心必動此其所長也至於傳之汎愛
易之隨時聖人之權濟物之義豈止未暇亦將有妨焉

若柳下惠得已以求利物潔身以事無道唯斯人是哀
惟吾道是存蓋羅維同河濟不雜此其所長也至於無
道則隱亂邦不居而飲盜泉食人粟棄微物之迹近寬
身之仁人君子所不由矣則清和之用於與奪功雖均
然清之流矯於前而激於後使萬年亂目賊子懼貪夫
惡人耻且衆人之所難爲者也而之迹疑於往而激於
今使夫偷苟之輩有容貪利之徒得語且衆人之所易
爲者也顏回曰舜何人也孟軻曰謂其身不能是賊其
自夫然則士之率性飭躬立志希古當以聖人爲準的
中庸爲慕尚力苟不足寧中止焉則清與和皆非通道
不可準則若循迹而辯以矯俗爲心不得已願附清者

編年紀傳論

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爲紀傳相承至
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爲率私意蕩古法紀傳煩
漫不如編年湜以爲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迹得良
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繫於時之所宜才之所
長者耳何常之有夫是非與聖人同辯善惡得天下之
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爲紀爲傳爲編年是皆良史矣若
論不足以析皇極亂不足以杜無窮雖爲紀傳編年斯
皆罪人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
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呂后接
之亦以歷年不可中廢年不可闕故書也觀其作傳之
意將以包該事迹參貫語言纖悉百代之務成就一家
之說必新制度然後馳才力焉又編年記事束於次第

牽於混并必舉其大概而簡序事是以多闕載多逸文
乃別爲著錄以備書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故春秋之
傳則有尚書左傳之外又爲國語可復省左史於右合
外傳於內哉故合之則繁離之則異削之則闕于長病
其然也於是草舊典開新程爲紀爲傳爲表爲志首尾
具叙述表裏相發明庶爲得中將以垂不朽自漢至今
代以更八年幾歷千其間賢人摩肩史目繼踵推今古
之得失論述作之利病各趨聞見競誇才能改其規模
殊其體統傳以相授率而道行而編年之史遂廢蓋有
以也唯荀氏爲漢紀裴氏爲宋略彊欲復古皆爲編年
然其善語嘉言細事詳說所遺多矣如覽正史方能備
明則其密漏得失章章於是矣今之作者苟能遵紀傳
之體制同春秋之是非文敵遷固直如南董亦無上矣
儻捨源而事流奔意而微跡雖服仲尼之服羊純麟之
筆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謂之好古則可笑顧
其書何如哉

東晉元魏帝王閏論

王者受命于天作王於人必大一統明所授所以正天
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舜傳之堯禹傳之舜以德輝者也
無放于湯受殺於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二周兼六國以
力成者也漢草秦社稷以義取者也故自堯以降或以
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貫終始可明雖殊厥
跡皆得其正以及魏取於漢晉得於魏史冊既載彰明
可知百王既通行異代無異辭矣惠帝無道群胡亂華

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太祖乙之北狀盤庚之徒毫幽王之滅戲平王之避戎其事同其義一矣而拓跋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襲有先王之桑梓目為中國之位號謂之戚邪晉實未改謂之禪邪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為錄者皆謂晉可謂失之遠矣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為中國者以禮義也所以為夷狄者無禮義也豈繫於地哉杞用夷禮杞即夷矣子丘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商士為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為陸渾矣非繫於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收歸禮樂咸在風流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恣其強暴虐此中夏斬伐之地雖大無餘驅士女為肉離委之戕殺指衣冠為芻狗逞其屠刈種落繫熾歷年滋多此而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有登山而餓忍食其粟而立於朝哉至於孝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將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又曰周繼元隋繼周國家之興衰繼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為宋宋為齊齊為梁江陵之戚則為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况隋兼江南一天下而授之於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堯舜得天統矣則陳豈於南元閏於北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

孟荀言性論

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卿曰其善者偽也是於聖人皆一偏之論也推而言之性之品有三下愚中人上智是也聖人言性之品亦有三可上可下不移是也黃帝生而

神靈幼而拘辟文王在母不憂在師不煩后稷不圻不福克岐克嶷之謂上智矣齊桓公以管仲輔之則理以易牙輔之則亂子貢出見紛華而悅入聞仁義而樂之謂中人矣越椒之生熊虎之狀叔魚之生溪壑之心謂下愚矣是故有生而惡者得稱性善乎哉有生而善者得稱性惡乎哉故曰孟子荀卿之言其於聖人皆一偏之說也窮理盡性唯聖人能之君子微言絕而異端作太義乖而一偏之說行孟子大儒也荀卿亦大儒也是豈特開異門故持曲辨哉蓋思有所未至明有所不周耳即二子之說原其始而要其終其於輔教化尊仁義亦殊超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何以明之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性之生善由水之超下物誘於外情動於中然後惡之為是勸人汰心源返天理者也荀卿曰人之生不知尊親長習於教然後知鳥人之幼不知禮讓長習於教然後知鳥是勸人黜嗜慾求良善也一則舉本以推末一則自末而溯根故曰二子之說殊超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雖然孟子之心以人之性皆如堯舜未至者斯勉矣荀卿之言以人之性皆如桀跖則不及者斯息矣書曰惟人最靈記曰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則軻之言合經為多益故為尤乎

送丘儒序

吾居河陰丘生猷門請曰儒貴求知子謹自露願以是非賜決語其學如猷頓之富聽其文如清廟之樂觀其刻意厲行如奉商鞅之法而懼秦刑書檄而與之游論

年將闢其藝於洛下吾遠來遊洛下諭之曰子知市乎
懷貝玉以之名都之肆未有而不售者也挈而之三家
之墅未有不盜而因矣子將安賈哉京師賢才市也一
人不知子也他人知子一門不容子也他門容子子謹
持其有以徃未有不成者也今子之類固少勢能移事
者稀爲二不知爲一相移自變而爲黑倒上而爲下吾
末如之何也矣生不信而試果困而見吾酌酒而賀之
曰謹持貝玉以徃之都市可矣曰諾乃叙其行

送簡師序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興比於聖人豈非以其
心不以其形者邪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
服而人其知雖未齒於麟鳳類矣不猶愈於冠儒冠服
朝服惑溺於淫怪之說以敦勢倫者邪嗚呼師吾獨賢
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潮州浮圖之士懼快以排
師獨憤起訪予求序行以資適潮不顧蛇山鱗水萬里
之嶮毒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者嗚呼悲夫吾絳而不
得侶師以馳

送孫生序

浮圖之法入中國六百年天下胥而化其所崇奉乃公
卿大夫野益萊人益輒教益賴天下將典而始渾然自
上下安之若性命固然也孫生天興之覺獨曉然於厚
夜聰然於大醉發憤著書攻而指斥之其詞委備痛入
肝血乃忘力之不足以死爲斷庶幾萬一悟主救人者
嗚呼不得古人而與之必也生乎道除古刑一艾言也

能移高山一翁顧也彼疑渴雖歸地其無足憂乎西江
之涯值生盡出其說以爲擊而見余余既非冀之乃約
其言

送王膠序

始湜於江陵望見王膠而異之知其爲王膠又悅其膠
名之不凡然未之諭不忍而問請膠乃稱曰膠之爲言
猶牢固也膠痛今之人其始之心以利回其始之交以
利遷將固吾初心與吾交勿以利遷將固吾心與吾交
猶懼醉睡病昏之時忽然而忘之故以膠自名欲吾造
次顛沛起居意問口記吾心守與交也膠以進士舉進
士尤輕其流懼與然與之化懼書紳銘坐之急疎故以
膠自名其始望見膠而異之又悅其名而爲膠又悅其
言誠意身又悅其與吾業同遠大悅之徵其文章乃出
累百篇其歌詩高朗用古人其錄述詞壯而有奇然後
吾於膠見其才之全其爲人之成也今侍郎韓公余之
舊知將薦膠而未具於西行叙以先之

顧況詩集序

吳中山泉氣狀英淑怪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清
吸與虎丘天竺諸佛寺鈞綿秀絕君出其中間翕清輕
以爲性結冷汰以爲質响鮮榮以爲詞偏於逸歌長句
激發踴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尋常
所能及最爲快也李太白杜甫已死非君特誰與哉君
字通翁諱況以文入仕其爲人類其詞章實從韓晉公
於江南爲判官驟成甚盛落大績入佐著作不能慕顧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三

策

制策一道

爲衆所排爲江南郡丞累歲脫屣無復此意起屋於茅
山意輒然若將續古三仙以壽卒是以童子見君揚州
孝威寺君披黃衫白綃帽頭許子瞻然炯炯清立望之
真白圭振驚也既接歡然以我爲楊雄孟軻顧恨不及
見三十年於茲矣知音之厚曷嘗忘諸去年從丞相涼
公襄陽有白顧非熊生者在門評之即君之子也出君
之詩集二十卷泣示余發之涼公適移在宣武軍余裝
歸洛陽語而未副念又檢矣生來速文乃題其集之首
爲序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二

皇帝若曰蓋聞昔之令王體上聖之姿御太寧之時猶
懼理之未至也求賢以致用猶懼勳之不中也咨諫以
聞過矧惟寡昧膺受多福思負荷之重誓風波之虞求
賢咨諫豈敢怠忽至若窮神知化以盛其德經武備文
以大其業考古會極通教化之源明目達聰周視聽之
表斯夙夜之所至也子大夫何以匡建而致之乎自中
代以還求理者繼作皆意甚砥礪而効難彰明莫不欲
還朴厚而澆風常扇莫不欲遵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
欲遠小人而巧諛常進莫不欲近壯士而忠直常踈莫
不欲勉人於義而廉隅常不脩莫不欲禁人爲非而抵
冒常不息其所謬盤豈無根源爰自近歲仍數大澤霜
露所墜露濡必同滌瑕穢以導人心省徭役以豐物力
蠲田租以厚農室葺國學以振儒風督嚴職以振維綱
脩衆官以序賢俊庶繼先志臻于治平而政行者未聞
輸勞者未艾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
之績未紀於庶工乏才之歎未輟於終食蠹於法者無
不去而法未修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豈不
變其俗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其門事繁而愈失乎侍
聞嘉言無或隱諱周之受田有經制漢之名田有恒數
今疆畛相接半爲豪家冰庸無依率是編戶本於交易
馬奪富以卑貧將欲因循豈損多而益少酌於中道其

術如何取人唯其行不必文采命官惟其才不必資考然則行非道次而備察才非錯綜而備知不必文采為輕重而事可進退不以資考為標準而吏有條貫適感矯枉過於良規何方可以序六氣來百祥何施可以壽群生仁衆性傲於前訓而有據設於當代而易從勿擬勿井以稱朕意

臣對曰臣伏見陛下徵天下之士親策於庭求賢思理亦云至矣然臣未知將為虛策乎將以求其實効乎以為虛策則後之縉紳者觀書於太史氏曰天子之憂人如此徵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理而問之斯亦足以為名矣若以得人為務社稷之計為心則不宜待之如是也夫王者其道如天其威如神以聘問先之以禮貝接之造膝而言虛心以受備恐懼殫越而不得盡其懷況乎坐之階庭試以文字拳曲俯僂承問而上對乎且天下之事難一二以疏舉臣所當言又有非臣下所宜聞知清問所不說又鬱而不得發疆附之於篇考視者必以為餘煩又擯而不得通矣陛下惜一賜臣客足之地於鳧旅之前使得就數之乎採而行之無用則罷之何損於明也然臣不敢有望於是謹旁緣聖問粗竭愚瞽備陛下下情察其志而寬其誅賜之異日之問而卒其說則覆照之下形氣之坐執不幸甚制策曰蓋聞昔之令王赫上聖之安御六寧之時猶懼理之未至也求賢以致用猶懼動之不中也咨諫以聞過矧唯寡昧膺受多福思負荷之重憂風波之虞求賢諮諫豈敢怠忽

至若窮神知化以感其德經武緯文以大其業考古會極通教化之源明目達聰周視聽之表斯夙夜之所至子大夫將何以匡建而致之乎此陛下之憂勤切至也臣聞堯舜有天下為已憂而未以位為樂也臣又聞百事之成也必在敬忽忽為國之經而不志夙夜求賢咨諫之戒而不敢怠忽忽為國之經而不志夙夜求賢咨諫延及微賤臣有以見堯舜之心矣夫法天地之道以施政順陰陽之和以育物事無不序動無不時此窮神知化之盛德也武王以止殺禁暴則兵宜戢文以經邦制明則化必行此經武緯文之大業也崇禮而明義好士而尊儒并魏晉已降衰末之法稽周漢已前盛明之禮斯考古會極之方也任賢而勿貳招諫而必行屏近習之纖佞進周行之骨鯁斯達聰之道也抑臣又聞先王所以不視而明不聽而聰枝斯負之斷非僻之緒其道易知也蓋左右僕御唯正之供必有足信者必有知禮者出使足以盡情為居常足以助聽覽左右之臣既如是矣而口與公卿大夫講論政事書其學官徵其闕以至於百工庶人莫不諫而謗焉濟濟多士為之股肱以至於百工庶人莫不諫而謗焉濟濟多士為之股肱赴赴武夫為之爪牙茲以永有天下也今宰相之進見亦有數待從之臣皆失其職百執事奉朝請以退而律且有議及乘輿之誅未知為陛下出納喉舌者為誰乎為陛下爪牙者為誰乎日夕侍從屈從游豫論臣下之是非賞罰之威否者復何人也股肱不得而按何疾如之爪牙不足以衛其危甚矣夫裔夷虧殘之微偏險之

徒是隸之職豈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內膺腹心之寄外當耳目之任乎此壯夫義士所以寒心銷志泣憤而不能已也誠能復周之舊典去漢之末禍還諫官史官侍臣之職使之左右前後日延宰相與論義理有位干朝者咸引而進之溫其色以安其意久其對以盡其詞可採者必行有犯者無罪王之爪士宜擇公卿大臣總統而分理之則理不足平刑不足措人不足和財不足豐蠶夷戎狄不足臣休徵嘉瑞不足致矣又何慮乎規聽之表有所不同乎制策曰自中代已還求理者繼作皆意甚砥礪而効難章明莫不欲還朴厚而澆風常扇莫不欲遵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諛常進莫不欲近壯士而忠直常踈莫不欲勉人於義而廉隅常不修莫不欲禁人爲非而抵冒常不息其所謬黷豈無根源者臣聞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王者之詔也故人不從上之令而從其所行夫上古之君躬率以政軌度其信恕已及物自誠而明此其所以其化如神天下如截也中代已還則異乎此至誠不著而欲任法以防人忠恕不行而欲縱身以檢物雖勵其意而事實不符此其所以有其意而無其効也夫欲人之朴厚而不先之以少私寡欲無爲至誠所以澆風常扇也欲人之儉約而不率之以卑宮菲食飢寒貴穀所以侈物常貴也欲遠小人而好悅耳之言所以巧諛常進也欲近壯士而惡嚅口之慮所以忠直常踈也欲勉人於義而貪濁在位斯廉隅常不修也欲禁人爲非而法制不

一所以抵冒常不息也則諛諂之本其在茲乎陛下誠能一皆反之其効可立彰明矣制策曰爰自近歲初數大澤霜露所墜墮濡必同滌瑕穢以導人心省緣役以豐物力蠲田租以厚農室葺國學以振儒風督廢職以補綱維脩臬官以序賢俊庶幾先志臻于治平而政行者未聞輸勞者未文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乏才之難未覈於終食蠹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修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豈不變其俗道嚮而難濟乎豈不得其門事繁而愈失乎仲聞嘉言無或隱諱者目以陛下滌瑕穢而政行未聞正言不自其本故也夫欲人之政行率德在明賞罰不在滌瑕穢也故賞當善罰當惡天下曉然逃惡而趨善矣賞當功罰當罪天下聳然避罪而起功則人自爲理而上無爲矣此舜之所以利天下也夫賞罰者報也賞之失祿罰之不當咎孰甚焉伏見兵興已來開權宜之道行苟且之政臺省之官王公之爵益於州郡備於輿臺將帥之臣惜緋紫於使令定官負而奏請名器輕於土木操柄擅於爪牙此其所以賞人而人不勸也州縣之斷獄月以千數連年累絕未聞有一疑獄而以于朝者未聞有一屈人而訴于闕者豈天下長吏盡如臯陶哉律令格式具而不遵鄉縣州府各自爲制所訟則專校爲常臆斷則自生過意且欲人知所避而能自達不其難乎况乎賦役之不怕衣食之不足尚不懼死焉能避罪此其所以罰人而人不沮也賞之不勸罰之

不沮欲人改行其或難焉雖縣其殺微惠茲其法而已
又何為也伏惟陛下慎用賞罰必當功則天下之善勸
矣慎用刑刑必當罰則天下之罪沮矣擇人而任之則
賢盡不作當人而散則廉耻自生如是則所改其行無
所難其瑕矣又何足憂之陛下省徭役而輸勞者未艾
小惠未徧而有司長吏或墮而未盡承故也若陛下嘉
而俯察之則物力何懼乎不豐勞者何憂乎未艾陛下
蠲田租以厚農室而人猶艱食者生者猶少而費者猶
多故也商乘堅而馱肥工執輕而仰給兵橫行而厚祿
憎道無為而取資勞苦頓悴終歲既訖殫刑死而為農
者亦愚亦少矣况乎兩稅不均失變通救弊之法百端
橫賦隨長吏自為之政乎若均工商老釋之勞逸輕田
野布帛之征稅蠲橫暴之賦減鎮防之兵則耕者如雲
積若山矣且請再為陛下積言之夫聚珍奇之貨斥雕
琢之儒則工商之道自息矣黜異端之學使法不亂而
教不煩則釋老之流當屏矣且天下所以惠惠然者豈
非以兵乎使稅之厚人之屈而不可蠲復者豈非以商
乎今良吏未平邊脩未去中夏或虞鎮防未可罷若就
其功則莫若減練之也今之將帥勝任而知兵者亦寡
已怙眾以固權位行賄以結恩澤因循固蔽保持富貴
而已豈暇教訓以時服習其事乎今若將加申今使之
教閱簡率吏秀出之材去屠沽負販之輩則十分之事
可省其五矣夫多而無用為若少而必精乎又若州府
虛張名籍妄求世儔盡設其給以豐其稔今若核其名

實糾以文法則五分又省其二矣夫眾之虛曷若寡之
實乎一則以強兵一則以寬賦若江淮州郡遠寇戎屬
清平自非具使令備儀注者一切可罷以其經費代征
徭蕩通賦然後慎澤長吏曲加按撫不四三年而家給人
和則橫暴不作賦歛自均至理而外乎矣尚何虞於
人猶艱食乎陛下葺國以振儒風而微言猶懸者蓋其
所由干祿而得仕者以章句記讀而不由義理故也若
變其法則可以除其弊矣陛下督廢職以補維綱而立
事之績未紀於庶工者實有司之罪也今職備而不舉
法具而不行諫諍之臣偷食不聞直聲彈劾之臣塞路
未嘗直指公卿大夫則偷合苟容持祿養交為親戚計
還除領簿籍而已興利之巨專以聚斂計數為務共理
之吏專以附上司下為功習而為常漸以成俗標異而
圭角者悔恪立及和光而溫泥者富貴立須雖陛下焦
勞聰明如此之切至將何益焉伏請下明詔為畫一之
法使居是官理是人奉是法者必有名績然後許遷擇
考功之殿最無敢阿比而于刑司則能者月進不能者
日退而庶工立事之績將獲揚紀述之不暇矣陛下脩
眾官以序賢俊而乏才之嘆未輟於終食由在上者迂
之太亟在下者刻之太深故也古之取人也拔十得五
猶以為多由輪直補各適於用今則不然舉於禮部則
曰幽昧者凡陋而不可拔選於吏部則曰聲名者虛浮
而不可用工文者則懼華而不實射實者則懼朴而寡
能冠蓋之族則以為因依微賤之人則以為幽險上求

之愈切下損之彌細夫士何負於有司而乃蹇蹇之抑
刻之如是哉才能如積薪和在下一朝闡將相之職卿
大夫之官不得則曰岳不降神時之乏人於是德琛或
一時超拜或再載四遷以是爲適當然耳是仕進之門
常闢而天子之官天子之權當途者五六人迭居持之
而已以陛下之明聖夫豈不欲國之得人乎以宰相之
公忠夫豈不欲人之足用乎蓋從來已久因循如是耳
伏惟陛下申初朝廷州府令每歲各舉所知禮部於計
階常選之中訪察推擇得其人則特以不次位遇以非
常恩不得其人則必行殿罰以懲踰濫則周之以寧彛
之可封坐而致美之才之歎何有於聖朝哉陛下謂彛
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修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
光大者由有司長吏不得其人也捨人務政雖勤何益
臣伏見敕令節文周脩備悉空文虛聲溢於視聽而實
功惠未有分寸及於蒼生聖德不宜王澤不添雖陛下
寤寐思理宰相憂勤奉職又何爲也夫將直其枝必正
其根朝廷乃根也州郡乃枝也今朝廷之號令有朝出
而夕改者矣主司之法或有昨破而今行者矣伏惟陛
下正綱以張萬目登原以清萬派則四方大幸矣由是
言之非道廣而難濟事繁而愈失乎實承詔將事者之
罪耳制策白周之受田有經制漢之名田有恒數今疆
畝相接半爲豪家添庸無依率是編戶本於交易焉奪
富而卑貧將欲因循豈損多而益寡勸於中道其術如
何者臣聞古之道不可變也古之法不必行也夏之桀

桀之紂周之幽厲并田法非亡也而天下大亂我太宗
玄宗并田法非脩也而天下大理矣身觀開元之際不
受田而均不名田而墾者朝廷正法令行一人之寬得
以聞一吏之犯得以誅由此致也是政之舉化之成則
田自均人自贖而天下陶然化矣豈待曲吏而事爲乎
與其觀開元非異時也法苟未行人苟失職徒易其制
更其業擾人怨而已耳制策白取人唯其行不必文采
命官唯其才不必資考然則行非造次而備察才非錯
綜而徧知不以文采爲重輕而士可進退不以資考爲
標準而吏有條貫適變矯枉過於良規者今之取士以
文字記讀爲法其素履實行則無門而知使由文字而
進者往往犯茲職爲集鏡以成其弊也乾元以還版籍
斯壞所在游寄莫知從來狀惟勅天下人士未歸者一
皆復實顧留者則令著籍致鄉校縣學州庠以教訓其
子弟長育其志自鄉外之縣自縣外之州自州外之禮
部公卿子養長于京輩者則使之必由太學然後登有
司如是羈其壯老發言舉能而用誠取人之急務伏惟
陛下裁之若資考之限其章句之庸才資蔭之常調者
積貫賢能之士則行且擢者之謀從有司長吏之舉其
賞必有罰焉可也制策白何方可以序六氣來百祥何
施可以壽群生仁衆性微於前訓而有據設於當代而
易從勿猥勿并以稱朕意者臣聞古者山林藪澤皆有
時禁動作之爲無差月令則六氣以序百祥以來而擾
生之類莫不躋仁壽之域矣今檢此而不務獲胎斂卵

湯仁挽和而奉胡夷之法以正月五月九月斷天下之
層欲蓄物產而析禍祐斯亦無端矣伏惟陛下動遵月
令前制可據之文也事稽時禁舊代易從之道也施之
而不已報之而不恒則帝皇之美歟於今日矣且謹對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三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四

書

上江西李大夫書

論進奉書

荅李生第一書

荅李生第二書

荅李生第三書

荅劉幹質書

上江西李大夫書

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身苦心硤硤皇皇出其家辭其
親甘窮飢而樂離別者豈有二事哉篤守道而求知也
有位之人所以休聲茂功鏖光保大不絕黜而窮名者
亦無異術焉樂育材而得人也人無所知雖聖如仲尼
窮死而道屯况其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如唐堯水不
抑而必未去况其下者乎故上之於人下之求知相須
若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何也蓋以其在位者居
高而聽深在下者行卑而迹賤事勢不同出處相懸故
也况乎上之人負其位不肯求下之人負其才不肯屈
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急相得若此之難也混自學聖
人之道誦之於口銘之於心徒恨今之人待士之分以
虛華而已今之士望人之分以毫末而已上下相鼓波
流相翻包特行者渾衆人抱奇才者乏卓識智與愚相
渾古之道不行是以役役棲棲猶鬱鬱而無語切以閣
下以周邵之才居周邵之職獨暫傑出孜孜以下問收